

8

武林當鋪



金

庸著

武林當鋪

目 录

第二十六章	技震群魔	(287)
第二十七章	情耶仇耶	(295)
第二十八章	力战群魔	(305)
第二十九章	有志一同	(320)
第三十章	人兽之间	(335)
第三十一章	铜人失踪	(348)
第三十二章	快意恩仇	(359)
第三十三章	铜人之谜	(364)
第三十四章	魔伞再现	(383)
第三十五章	突来死神	(395)
第三十六章	力挫群魔	(406)
第三十七章	脂粉恩仇	(409)
第三十八章	水底夺宝	(425)
第三十九章	情孽家恨	(436)
第四十章	寡人有疾	(448)
第四十一章	虎吻羔羊	(453)

第四十二章	混沌罡气	(469)
第四十三章	铸成大错	(480)
第四十四章	铜人之谜	(493)
第四十五章	力挫帮主	(497)
第四十六章	三昧真水	(514)
第四十七章	毒婢移祸	(527)
第四十八章	喋血情仇	(532)
第四十九章	情劫遗恨	(542)
第五十章	第四个铜人	(548)
第五十一章	天下父母心	(559)
第五十二章	悲惨世界	(572)

第二十六章 技震群魔

三场下来，武林当铺的几个败类，除了一个和对方两败俱伤之外，‘朝月’牛阳和‘黑灯追魂’、‘云烟叟’都占了上风。

倏地，一条硕长身影，以‘一鹤冲天’之式，拔起十三丈之高，蟠腿叠腰，头下脚上，疾掠而下，跃地一丈，昂头挺胸，再次拔起五丈来高，然后在空中划了一个半弧，轻飘飘落在台上。

台下狂呼叫好之声撼山震岳，良久始停。

南宫白不由一怔，但立即认出此人正是司马英。

这时他面罩黑纱，身着宝蓝长衫，左袖扎起，头上戴着文生巾。

奇怪的是他并未被剃去头发，显然他以武林当铺少主的身份，投靠‘绿毛帮’，已被重视，可以享有特权。

他抱拳当胸，瞧着远处一座高楼朗声道：

‘司马英谨谢帮主破例施恩，准蓄发面上台领教，并准今后永远如此！’

他说毕，又作了个罗圈揖，朗声道：

‘那一位上台赐教？！’

他声音沉着，态度从容，真有名家风范，夜风吹起他的长衫，发出‘唰唰’之声，更显得气度不凡。

台下一片死寂，俱都互相观望，却没有一个人上台。

司马英负手在台上踱过了一周道：

‘那一位上台赐教？！’

他又站在土台正中，负手仰天而立，令人心折。

南宫白暗叫一声‘要得！’心道：

‘哥哥虽然与我势不两立，但我仍然十分佩服他！如果他不是对妈无礼，我今天或者能助他一臂之力——’

蓦地——

一条火红身疾掠上台，乍看这手轻功似乎没有甚么奇特之处，但在南宫白看来却大谬不然。

此人两足着地之时，几乎整个身子是平躺着，却缓缓直了起来，较之‘铁板凳’功夫高出多多。

来者是个女人，一身火红劲装，面目姣好，身段婀娜，台下千百支眼睛好像都生了根，再也收不回去。

来人正是‘血手嫦娥’于真，也就是‘绿毛帮’第四坛（最末一坛）坛主。

司马英微微抱拳，道：

‘姑娘是？……’

‘第四坛坛主“血手嫦娥”于真！’

‘哦！在下失敬了！’

‘司马少侠请！’

‘于坛主请！’

‘血手嫦娥’不再客气，出手疾击，运指如戟，眨眼之间截出三十余指，全是指向司马英的要害大穴。

司马英身法如行云流水连击三招，并未还手。

‘血手嫦娥’不由粉面一红，知道人家技高一着，立即绝招尽出，全力施为。

刹那间土台上每一寸空间，都有如被撕裂一般，罡风慑耳，指劲如刀，连台下的观众也不由惊呼、暴退。

二十招一过，司马英也不再客气，长啸一声，身形忽起一丈来高，右手一收一吐，一道伞状红芒电罩而下。

‘血手嫦娥’知道这是‘天魔伞’绝学，心中暗吃一惊，集平生功力截击一招‘飞指留香’。

只闻‘蓬’地一声，两人各退了一步，但‘血手嫦娥’的右臂，却奇痛如折，而且又多退了一步。

她那里知道司马英仅出了七成力道，不然的话，恐怕她这一招也接不下来。

但‘血手嫦娥’在‘绿毛帮’能高据坛主，也不是浪得虚名之辈，她还有最后两绝招尚未施出呢！

她落了下风，不由柳眉一挑，左手五指箕张，五指劲风，径奔司马英胸前数大要穴。

力道之强，即司马英也不由吃了一惊，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未习‘天魔伞’绝学之前，可能不是她的敌手。

他再集八成真力，推出‘天魔伞’绝学第六式。

只闻‘蓬’地一声，司马英暴退三步，‘血手嫦娥’却退了七八步之远，娇躯摇晃不已。

南宫白这时也不知为谁担心，总之，他希望两人都不要受伤，因为‘血手嫦娥’虽然曾想以不光明的手段接近他，但她毕竟看在他的面上，放过了飞能堡。

司马英打出真火，冷哂一声，再集九成真力，推出第九式。

只闻罡风激地而起，排山倒海，地颤震动，一蓬深紫色的伞芒，当头罩下。

‘血手嫦娥’知道凶多吉少，再以最后一绝招——‘指天划地’迎去。

‘轰隆一声’烟尘暴卷而起，观众一阵大乱，因为土台一角已被震塌，差点活埋了人。

司马英退了三大步，‘血手嫦娥’却踉跄退到台边，身形摇摇欲倒，檀口中血喷斑斑，显然内腑已经受伤。

司马英抱拳道：

‘承让，承让！于坛主请恕在下收手不住！」

‘血手嫦娥’道：‘那里！司马少侠技高一着，本坛主不是敌手！」

说毕，下台而去，这一次台下并无狂呼，因为于真在‘绿毛帮’深得人心，不忍使她难堪。

司马英再次抱拳，道：

‘还有那一位上台赐教？」

突然有人大声道：

‘司马少侠如果就此罢手，帮主有令，任你为坛主，若你仍愿再试一场，帮主也甚为高兴！」

司马英又向远处高楼抱拳道：

‘司马英绝不负帮主的期望，愿再接再励！」

遥遥飘来划空之声道：

‘好，请继续参加考验！」

司马英又踱了一周，朗声道：

‘那一位上台赐教？」

连喊三声，台下仍然一片死寂，显然，他们已经看出司马英身怀绝技，而且未出全力。

蓦地——

一条身影冉冉虚空飘了过来，好像一片枯叶，左右回旋飘荡，有如四两棉花落在土台之上。

来人身段婀娜，分明是一个女人，却不是‘血手娇娥’因为她也蒙着蓝色罗纱，无法看到她的面目。

司马英不由一怔，道：

‘在下司马英，请教姑娘是……’

‘本帮三大护法之一！’

‘护法的芳名是？……’

‘你不配知道本护法之名！’

‘如此说来，在下也不必勉强了，请吧！’

‘且慢！’

‘你为什么要戴面罩？’

‘这——也许和护法的理由相同！’

‘不见得！’

‘怎知不见得？’

‘我以为你已被毁容！’

‘你既然知道又何必再问？’

‘问问你可以使你心里难过一下！’

司马英本是心高气傲之人，此番毁容正感十分暴燥，最怕有人揭他的疮疤，不由大怒，道：

‘在下与护法素不相识，当然也不会有仇，护法为何出口伤人？’

‘不但出口伤人，竟会还要出手伤人！’

南宫白不由大大地一震，他倾耳仔细听那女子的口音，一颗心逐渐向下沉去，因为他听出是某一个少女的口音。

‘护法先别自负太高，胜败还是未定之数呢！’

‘不错，在未动手之先，只有这一句话可以安慰一下自己。’

‘哈哈哈哈！’

司马英狂笑一阵，道：

‘本人前来投靠贵帮，承帮主厚待，自当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但如有人无理取闹，本人可也不是怕事之人！’

‘不错，正因为你是武林当铺的小主人，所以本帮帮主另眼相看，但如果当铺主人也来投靠，本护法相信必能得个副帮主之位！’

‘这一点也许护法比本人更清楚，在下不便置词！’

‘你置不置词都是一样，因为你和当铺主人都是见不得人的阴险家伙，只能背后暗算于人！’

司马英不由暴怒，厉声道：

‘在下暗算谁来？’

‘回去问问武林当铺主人也就知道了，哼！她若不暗算于人，“天魔伞”绝学从那里来的？’

‘嘿嘿！本人已经脱离了武林当铺，护法尽管去向当铺主人算帐！’

‘当然要算帐，不过是今天先要在你身上收回一半的代价！’

‘在下不是扫你的兴，你可能要大失所望！’

‘你以为把“天魔伞”九式全部学会就能所向无敌？’

司马英不由一怔，道：

‘难道你也会“天魔伞”绝学不成？’

‘也许你不久就会知道，你的“天魔伞”绝学是从那里偷来的！’

‘护法说话最好放尊重点！’

‘这已经是很尊重了！’

这时南宫白不由暗暗叫苦，原来他早已听出这个护法是‘火山仙子’朱丽叶的声音。

只要她一出手，就可以证明是不是她，南宫白这时真希望不是她，因为如果是她，万一不是司马英的敌手，自己又不能出手援助，而司马英这时又在气头上，出手之下必然非常狠毒。

况且，据南宫白所知，朱丽叶仅会‘天魔伞’的前三招，怎能与司马英相比，如果她不敌怎办？

然而，现在他就可以证明这个蒙面少女正是朱丽叶，因为他不但听出声音是她，而且身段和轻功都不会错。

南宫白心中焦急，不由抓耳搔腮起来。

‘大力神’楼两层低头怀疑地看了他一眼，道：

‘少爷，你……你怎么回事？’

‘我？我……没有什么？’

但他越听越证明她是朱丽叶，由于朱丽叶传功于他，以及朱丽叶父亲轩辕斌的帮友黄哲夫‘元婴’被御散之事，南宫白仍然负疚在心，如果今夜不能为她援手，自己实在于心不安。

这时司马英怒不可遏，厉声道：

‘不必口头逞强，见过真章就是！’

‘那个怕你不成！’

两人各开了一个门户，司马英不由一震，道：

‘你也会“天魔伞”绝学？’

‘谈起“天魔伞”绝学，你应该是孙子辈？’

司马英强抑一股怒火道：

‘请赐告大名！’

‘你不配！’

‘我看你是不敢说出名字！’

‘你那一套快收起来，本护法就是不吃你那一套！’

这时‘大力神’见南宫白更加不安，又问道：

‘少爷，你有点心神不安！’

‘嗯！’

‘为什么？’

‘告诉你也没有用！’

‘不一定，别看我浑身噩噩的，但有时也有点鬼主意！’

南宫白这时方寸已乱，觉得告诉他有利无害，立即简略地向‘大力神’楼两层说了一遍。

第二十七章 情耶仇耶

‘大力神’低头想了一下道：

‘这样吧！必要时让我暴露身份。上去助她一臂之力！’

‘不行，那样你绝不会逃出“绿毛帮”！’

‘逃不出也没有关系，我干脆就投降！’

‘甚么？’

‘投降呀！总能保得一命呀！难道我楼两层这一身蛮力他们不要么？’

‘你快别说了，我以前还以为你……’

‘少爷，你想错了！’

‘我没有想错，而是你太没有气节了，这和“黑灯追魂”等人，有甚么两样？’

‘当然不一样，因为我是诈降呀！’

‘诈降？’

南宫白吃惊了，他没有想到楼两层还有这一手，不管这条路能否行得通，总比没有办法好！’

‘你怎样诈降？’

‘这个太容易了，待会如果朱姑娘落了下风，我就上台给他个冷不防，揍他一顿！’

‘不行，他是我的哥哥，我也不忍叫他挨揍！’

‘我不会揍死他的，只是把这一场比试搅散，不分胜败就行了！’

‘你以为“绿毛帮”会相信你么？’

‘他们为甚么不相信，第一，朱姑娘不认识我，“绿毛

帮”不会以为我是有心帮助朱姑娘！’

‘那么你为什么出手？’

‘只是看不惯司马英的目中无人！’

‘哼！难道司马英没有长嘴？’

‘他长嘴又怎么样？’

‘他会说你是武林当铺主人的心腹，是来诈降的！’

‘不会，我有办法使他们相信！’

‘说说看！’

‘我就说在武林当铺之中我也有意脱离，只是不愿和司马英一道，所以等他们走了之后，我就偷偷脱离了武林当铺！’

‘嗯，行是行，只是有点冒险，须知一旦你失陷在此帮之中，我没有把握能把你救出去！’

‘不，少爷，只要你按照我的计划行事，如果一旦你失陷在本帮之中，我还有办法救你出去。’

南宫白看了楼两层一眼，深深感到人不可以貌相，他以前只认为楼两层是一个只知填饱肚子不辨是非的饭桶，那知他对事情的看法和分析，却有过人之处。

‘好吧，看看再说吧！’

这时司马英冷笑一声道：

‘看招！’

声音甫出，‘天魔伞’绝学已经施出，正是第一式‘钟遼开伞’。

蒙面少女不闪不避，也施出第一式‘钟遼开伞’。

只闻‘轰隆’一声，土台又被震塌一角，砂飞石走，罡风呼啸，弥漫了方圆十余丈之地。

司马英退了三步，而蒙面少女也不多不少退了三步。

南宫白不再怀疑，知她是朱丽叶，但他不明白，朱丽叶为什么要投入‘绿毛帮’当一名护法呢？

现在他更加焦急，不停地抓耳搔腮。

‘大力神’道：

‘少爷，你不必着急，待会就照我的主意行事！’

朱丽叶接了一招，不由芳心大震，她真想不到被窃去的武功，反比自己高出了一筹。因为两人虽然打成平手，但在朱丽叶来说，却稍落下风，因为她学‘天魔伞’绝学，比司马英还早几年，由于她是女子，内力受了限制，所以仅扯成平手。

她心中不服，再集八成真力推出‘天魔伞’第二式‘火伞大壮’，同时功贯双目，隔着一层面纱射出两道红芒。

司马英不敢大意，也施出第二式‘火伞大壮’。

‘轰隆’一声，土台又震塌一角，黄尘卷起七八丈之高。

这一招下来两个人仍然各退了三大步，谁也没有占到半点便宜，但南宫白却急得全身不是劲儿。

司马英大喝一声，施出第三式‘万伞朝天’。

朱丽叶集十成真力，依样葫芦，也推出第三式。

‘轰隆’一声土台又塌下一角，此刻整个土台已被震塌了一半。

朱丽叶这一次多退了半步，不由暴怒，立即施出第四式‘雷伞普照’。

那知司马英毒念已起，他不出第四式，却推出第五式‘伞盖八荒’。

‘天魔伞’绝学一招比一招厉害，而且下一招正好可以克制上一招。

只闻‘轰隆’一声，土台又倒了一大片，一千观众纷纷暴退，黄尘下落如雨。

朱丽叶竟被震出五步，但司马英却仅退了三步。

‘恶贼！你简直是没有廉耻之人！’

‘对手过招，杀敌致果！如果自认不行，就趁早退下去！’

‘哼！你有本领就使出来吧！’

显然朱丽叶也不愿先出手，以免再被他取巧。

司马英也知道她不出手的原因，但他不在乎，大喝一声，竟施出第六式‘一伞擎天’。

朱丽叶不愿取巧，虽然她知道自己在内力方面不如对方。也施出第六式，那知她刚刚推出，司马英立即阴笑一声道：

‘你再看这一招——’

语音未完毕又变为第七式‘伞分阴阳’。

朱丽叶不由大怒，心道：

‘既然你三番两次不要脸，我又何必墨守成规？’

她集十成功力，推出第八式‘鬼伞神开’。

‘轰隆’一声，黄尘石屑弥漫数十丈之地，直上云霄。整个土台全部倒塌。

两人身形飞起，朱丽叶倒飞了一丈，而司马英倒飞了一丈七八，连打三个寒鸡步，才拿稳桩步。

‘嘿嘿嘿！你身为护法，原来也会暗算于人！’

‘你既然不守信用，本护法何必和你这种人讲道义！’

‘好！咱们再拚过最后一掌！」

‘拚就拚！谁还怕你不成！」

两人全都不敢大意，都把全部功力纳足，开了门户，惊天动地的一搏，就在顷刻之间。

南宫白跃跃欲上，‘大力神’道：

‘你千万不要出手，不然的话，‘冬眠大法’的复活之法就无法到手了，还是让我……’

他语音未毕，只见两人同时暴喝一声，缓缓推出一掌。

‘大力神’大喝一声，有如地动山摇，四谷暴响周应，震得一千观众耳膜奇痛。

司马英刚刚推出一半，‘大力神’已经到了他的背后，伸手一抓，就把他举了起来。

朱丽叶不由一怔，连忙收回掌力，却向‘大力神’沉声道：

‘你是谁？竟敢扰乱本帮之事？」

‘大力神’心想：你简直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来帮助你，反而不讨好。

他把司马英摔了下来，司马英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厉声道：

‘楼两层，你混入本帮，还想活命么？」

楼两层哈哈大笑道：

‘没吃三天素，就想上西天，你司马英刚来这帮，连个名衔都没有，竟敢说别人的坏话！」

司马英大喝一声‘捉奸细！」

刹时间数十个高手一涌而上，‘大力神’大声道：

‘你们听我说呀！我是来投降的！」